

在村庄的四周,是大地。某种程度上说,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。我把大地比喻成海的平面是有依据的,在我的老家,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,那种广阔的、无垠的、平整的平原。这是横平竖直的平原,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,没有洼陷,没有隆起的地方,没有石头。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,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,那只能说,你的肉眼到了极限。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,你的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达极限。极限在哪里?在天上。天高,地迥;天圆,地方。

我想我从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。大是迷人的,却折磨人。这个大不是沙漠的大,也不是瀚海的大,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过是你要跨过的距离。平原的大却不一样了,它是你劳作的对象。每一尺、每一寸都要经过你的手。“在苍茫的大地上”,每一棵麦苗都是手播的,每一棵麦苗都是手割的,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,每一棵水稻都是手割的。这是何等的艰辛,何等的艰辛。不能

想,是的,不能想的。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辈子,但不能想,一想就会胆怯,甚至于不寒而栗。

庄稼人在艰辛地劳作,他们的劳作不停地改变大地上的色彩。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——那是新秧苗的颜色。我为什么要说新秧苗的鹅黄是“最壮观”的呢?这是由秧苗的“性质”决定的。它要经过你的手,一棵一棵地、一棵一棵地、一棵一棵地插下去。在天空与大地之间,无边无垠的鹅黄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大地上密密麻麻的,全是庄稼人的指纹。

鹅黄其实是明媚的,甚至是娇嫩的。因为辽阔,因为来自“手工”,它壮观了。我想告诉所有的画家,在我的老家,鹅黄实在是悲壮的。我估计庄稼人是不会像画家那样注重色彩的,但是,也未必。“青黄不接”这个词一定是农民创造出来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个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依然是庄稼人。一青一黄,一枯一荣,大地在缓慢地、急遽地做色彩的演变。庄稼人的悲欢骨子里就是两种颜色的疯狂轮转:青和黄。青黄是庄稼的颜色、庄稼的逻辑,说到底也是大地的颜色、大地的逻辑。是逻辑就不能出错,是逻辑就难免出错。在我伫立在田埂上的时候,我哪里能懂这些?我的瞳孔里头永远都是汪洋:鹅黄的汪洋——淡绿的汪洋——翠绿的汪洋——乌青的汪洋——青紫的汪洋——斑驳的汪洋——淡黄的汪洋——金光灿灿的汪洋。它们浩瀚,壮烈,同时也死气沉沉。我性格当中的孤独倾向也许就是在一片汪洋的岸边留下的,对一个孩子来说,对一个永无休止的旁观者来说,外部的热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。

大地是色彩,也是声音。这声音很奇怪——你不能听,你一听它就没了,你不听它又来了。泥土在开裂,庄稼在抽穗,流水在浇灌,这些都是声音,像呢喃,像交头接耳,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,它们是枕边的耳语。麦浪和水稻的汹涌则是另一种音调,无数的、细碎的摩擦,叶对叶,芒对芒,秆对秆。无数的、细碎的摩擦汇聚起来了,波谷在流淌,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,是呼啸。声音真的不算大,但是,架不住它的厚实与不绝,它成巨响的尾音,不绝如缕。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,恢宏是恢宏中间的恢宏。还有气味。作为乡下人,我喜欢乡下人莫言。他的鼻子是一个天才。我喜欢莫言所有的关于气味的描述,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写,我就知道了,我的鼻子是空的,有两个洞,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,从我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。福楼拜在《包法利夫人》里说过:“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感染,往往靠作家给我们。”这句话说得好。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,它的诗意和感染力是作家提供出来的。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作为一个作者,我都要感谢福楼拜的谦卑和骄傲。大地在那儿,还在那儿,一直在那儿,永远在那儿。这是泪流满面的事实。

大地

□毕飞宇



大家V微语

夫妻相处之道

□尤今

●我的先生不是华人,他不懂中文,也从来不看我写的文章,但他非常非常尊重我的嗜好。比如用电脑。我大概是新加坡比较早开始使用中文软件写稿的作家。那是1985年,我写稿一直用手写,每天都写到手痛,但却很排斥电脑,他就一直劝我使用电脑,整整劝说了一年,到1986年,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他的唠叨才尝试着开始接触电脑。

●我觉得写作是很个人的事,他不一定要是我的读者,尊重对方有时比沟通更重要。

●此外,我们给彼此充分的自由,这也是我们的信任。包括行动的信任和心态的信任,所以我能随心所欲地生活。他非常信任我,我可以任意地交朋友,一个人去旅行……

●夫妻相处的秘诀就是尊重和信任。

谈天说地

三观与五官

□石兵

人有五官于外,可以知冷暖晓黑白明咸淡识香臭。人有三观在内,可以辨善恶分对错取大义得成败。五官不端,则人身易生病患;三观不正,则人心必有祸殃。

五官保证了一个人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,三观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生活得健康。两者之间看似关联不大,实则道理相通,只是前者浅显,后者深刻,前者易得,后者难解。

人有五官,才能品尝大千世界的苦辣酸甜,感知花花世界的喜怒哀乐;心存三观,才能看清宏观世界的是非对错,洞悉微观世界的利弊关联。

五官是一个人的气色,三观是一个人的底色。底色方正不阿,气色方能光鲜明亮,若底色阴暗污涩,再好的气色也将变得灰朽颓败。如此,保养五官先要涵养三观。三观决定人生方向与生命质量,更决定着五官是否健康。

拥有标致的五官令人欣赏,心存端正的三观则受人尊敬。欣赏过后终有审美疲劳,尊敬之余却能令人始终甘之若饴。三观与五官,一内一外,标注的是一个人心内的体面与外表的漂亮。对这两者而言,惟有时间可验其真伪优劣,因为漂亮的五官终会老去,端正的三观却可永存心间,历久弥新。

经典阅读

喝茶

□杨绛

茶论壶不论杯。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。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。若是苦涩的浓茶,就不宜大口喝,最配细细品。照《红楼梦》中妙玉的论喝茶,一杯为品,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。那么喝茶不为解渴,只在辨味。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。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,“文艺女神带着酒味”“茶只能产生散文”。而咱们中国诗,酒味茶香,兼而有之,“诗清只为饮茶多”。也许这点苦涩,正是茶中诗味。法国人不爱喝茶。巴尔扎克喝茶,一定要加白兰地。《清异录》载符昭远不喜茶,说“此物面目严冷,内行人不要茶;要来的茶,也只是英国人所谓“迷昏了头的水”(Bewitched Water)而已。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,只喝白开水,说是茶有毒素。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。不过对于这种茶,很可以毫无留恋的戒绝。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,因为“咖啡含有毒素,只是那毒性发作得很慢”。伏尔泰笑说:“对啊,所以我喝了70年,还没毒死。”唐宣宗时,东都进一僧,年百三十岁,宣宗问服何药,对曰:“臣少也贱,素不知药,惟嗜茶。”因赐名茶50斤。看来茶的毒素,比咖啡的毒素发作得更要慢些。爱喝茶的,不妨多多喝吧。

曾听人讲洋话,说西洋人喝茶,把茶叶加水煮沸,滤去茶汁,单吃茶叶,吃了咂舌道:“好是好,可惜苦些。”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,原来这是事实。茶叶初到英国,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,的确吃茶叶渣子,还拌些黄油和盐,敷在面包上同吃。(Dr Cornelius Bontekoe)应东印度公司之请,替茶大做广告,说茶“暖胃,清神,健脑,助长学问,尤能征服人类大敌——睡魔”。他们的怕睡,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。怎么从前的睡魔,爱缠住人不放;现代的睡魔,学会了摆架子,请他也不肯光临。传说,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,九年不睡,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。胡峤《饮茶诗》:“沾牙旧姓余甘氏,破睡当封不夜侯。”汤况《森伯颂》:“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,既久而四肢森然。”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,所见略同。只是茶味的“余甘”,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。

浓茶搀上牛奶和糖,香冽不减,而解除了茶的苦涩,成为液体的食料,不但解渴,还能疗饥。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,究竟什么风味,卢仝一气喝上七碗的茶,想来是叶少水多,冲淡了的。诗人柯立治的儿子,也是一位诗人,他喝

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戏院漫忆

□周存亮

深夜读书,读到“三五步行遍天下,六七人雄会万师”时,不仅想起老家的戏院来。

戏院紧贴运粮河岸,南北向,长方形,远远望去,很像一座上了年头的城池。高丈余的围墙,全是老式灰青砖,又宽又厚,尽管棱角尽平,依然端重古朴。砖缝间是澄黄松散的土屑,用手抹一下,洋洋洒洒。墙头顶端,生长着永远长不大的楮榆槐柳,匍匐着叶蔓缠绕的各色杂草,到了秋天,还有红色的野枸杞,成嘟噜的金黄马炮瓜,倒垂下来,甚是好看。

戏院前墙,有阔大的券形正门,窄小的售票窗洞,露天的铁架验票台。从正门走进,迎面就是演播厅,高大、壮观,各个方向都留着门,只是悬挂的遮光棉帘上常常污迹斑斑的。室内,一排排高大整齐的圆木柱,立在坚硬的础石上,支撑着上面错综复杂的钢梁屋架;前方是高高的舞台,有时走走旦,有时扯影布,也有过杂技团的精彩表演。

到了阴历十月,戏班子就要来了。《王华买爹》《秦香莲告状》《对花枪》《大祭桩》等剧目,常常一唱数天。村民们把田里最后一捆玉米秸放上柴垛,换上干净的衣裳去看戏。家里祖母懂戏,和老太太们一出一出地看,比较谁唱得好。

最热闹的是春节放电影。看电影的人,塞满了昔日空旷的老街。新衣新帽的稚子学童,烫着卷发的时髦少年,搂搂抱抱的恋爱青年,扛着孩子的年轻父母,嗑着花生的老人,在除旧布新的时光里,都暂时放下人世的浮沉得失,坐在舞台下,体验他人的悲欢离合。

但对当时的我来说,最有趣的莫过于“掰戏把儿”。每场电影结束时,把门人会提前几分钟打开大门,我们蜂拥而入,站在过道里赏“戏尾巴”。有时可以看到一点情节,有时只能看字幕听片尾曲了。年少的我们乐此不疲,很多时候,即使随着亲朋进了戏院,中途也要找各种理由出来,玩够了,再专门等着“掰戏把儿”。